



深浅 诗语

西风过后东风烈
月也如轮日也如轮
眼底乾坤刻蚀痕

愁情未了欢情歌
业亦艰辛事亦艰辛
脚下沧桑血汗耘

孙浅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深浅诗语

孙浅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篇目 (CIP) 数据

深浅诗语 / 孙浅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4.5

ISBN 7-113-05825-6

I. 深… II. 孙…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821 号

书 名: 深浅诗语

作 者: 孙浅

出 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责任编辑: 罗桂英

封面设计: 马利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28 千

版 本: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书 号: ISBN7-113-05825-6/ I · 54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请与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孙浅同志酷爱诗词，造诣不凡。他把多年辛勤耕耘的作品集成《深浅诗语》，实属不易。承作者雅意，我把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谨表祝贺。

孙浅同志用一双慧眼观察世界，用满腔热情讴歌伟大事业。他的诗词构思精巧，文字朴实，感情真挚，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或许是我们都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缘故，我特别欣赏孙浅同志反映铁路建设的一些诗词。这些诗词充满了作者对铁路建设的火热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热爱。

对于一个工科出身的人来说，能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文学创作，其精神尤为可贵。孙浅同志在铁路工作几十年，从事过技术、管理、党务等工作，担任过党委、行政、工会等领导职务。南征北战，历经磨练，使他铸就了坚定的人生信念，积累了丰富的人生感悟。正如韩文公所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作者有着厚实的文学修养，终使美妙的心声跃然纸上，成为朗朗上口的华丽篇章。

我们已进入学习型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和科

学技术，而且要学习文学艺术，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高尚的人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铁路在向人们提供高质量运输产品的同时，也应提供高品位的文化产品。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繁荣铁路文化事业，推出铁路文化精品，扩大铁路社会影响，对于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期待着铁路系统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孫永福

2004年元月

读诗话诗

《深浅诗语》序

友人向我介绍孙浅同志写的一部诗词集。我年轻时自不量力，曾写过诗词，涉足文学创作之后，深知古典诗词创作规矩之多，要求之严，不敢再动笔了，但却十分喜爱诗、词、曲。读孙浅写的诗词，觉得十分亲切，一口气读到底，越读越有兴致，感到既是美的享受，又受益匪浅。

诗言志。读孙浅的诗词最深的感受是立意深远，能给人以思想启迪。请看他写《菊》：

让与春风开艳丽，
冷落又何妨。
隐姓埋名径自忙，
直是到秋凉。

粉黛娇妍都未见，
却有小花黄。
傲立寒流貌不扬，
显本色，
溢芬芳。

古来多少咏菊诗，孙浅表现的不是“寂寞开无主”的

悲哀，而是“傲立寒流貌不扬，显本色，溢芬芳”的骄傲，表现的是一个铁路建设者不畏风寒，不争名利的坚强性格。

再看他写《梅》：

正是冬深寒四野，
已把时空忘也。
深山远别尘嚣，
含苞吐蕾春潮。
傲雪争春自赏，
临风暗里香飘。

表现的是“冬深寒四野”的环境，“临风暗里香飘”的心境。我特别欣赏“暗里”的意境，只有两个字，就描绘出了不为人知的大西北铁路建设者们的默默奉献精神。

这样的意境深远的言志诗词，在诗集里可以找到许多，令人回味无穷。

词言情。读孙浅写的诗词，特别是他的词和曲，深深感受到了他用最凝炼的言语，写景叙情的高超表现力。看他写农村小学：

土崖前，
沟门口，
孤窑洞俩小仨妞。
寒风冷板呵呵手，
朗朗书声骤。

只有二十五个字，沟口孤窑里男女小学生在寒风里呵

手读书的形象，宛如一幅画，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朗朗书声骤”这结句，饱含着苦辣酸甜，蕴藏着对农村孩子的爱，对改变农村学校破旧面貌的希望，可谓情深似海！

再看他写《母亲》：

眼也花，
髻也花，
柴米油盐酱醋茶，
针针手里纱。

老要啥，
少要啥，
儿女公婆妯娌娃，
单单没有她！

用世上最最朴实的语言“柴米油盐酱醋茶”，“儿女公婆妯娌娃”，描绘出了母亲的辛劳、善良。一句朴实到家的“单单没有她”，写出了作者对母亲无限的爱，无涯的情和深深的思念、崇敬！

在孙浅的诗词里，精彩的写景处处可见，像写西安的词：“钟楼、雁塔、城墙，祥云、瑞雪、斜阳，古韵、新词、细嗓，有人轻唱”。简直是一幅西安街景风俗图。写景总是连着叙情的，而且，叙情写意时，又往往是落地有声的警句，西安词的末句是“长安几度秦唐？”秦唐长安是盛世，现在又该是一度盛世了吧？充满着对中国兴盛的期望，多么深沉的爱国豪情啊！

孙浅诗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用朴实简炼的语言叙事，并且，是在词、曲的严格句式、格律里从容地叙事，还让你觉得流畅、自如，一点也不觉得造作、牵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请看他写新疆铁路抢险：

雨卷西风戈壁滩，
人愁夜阻玉门关，
又报南疆洪水骤，
轨空悬！

急令声声传我局，
雄师阵阵过天山，
直取危难艰险处，
勇争先！

好雄壮的抢险进军啊！我敢说，如果作者不是亲临其境，不是“夜阻玉门关”的一员，不是指挥“雄师阵阵过天山”的一员，绝写不出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战场气氛，这样的壮志豪情。只用“轨空悬”三个朴实的字，就活生生地写出了铁路的险情，只用“阵阵”两个普通的字，就写出了抢险大军阵式的宏伟。不亲历抢险战场，这些情景怎能想象得出来？

再看他写铁路工程投标、中标的喜悦，这样的现代生活能用词来表现吗？孙浅写来举重若轻：

铺架，
铺架，

一局精兵南下。

投标昼夜真忙，

突起寒风骤凉。

凉骤，

凉骤，

庆贺声中添酒！

一曲三十二字的《调笑令》，写出了精兵南下，投标、夺标，形势暖暖凉凉，到最后夺标成功，喝庆功酒的喜悦。好精彩的一场夺标战啊，作者用最简炼的语言再现出来了。文势情景交融，文峰起伏跌荡，大手笔矣！

孙浅是熟练掌握了诗、词、曲创作规律的诗人，但他没有受诗、词、曲格律的局限，写了许多既有诗、词、曲韵味，又有自由诗特点的散文诗，表现了他重视传统又勇于发展传统的勇气。请看他写的《路》：先看路景：“清泉如许，携来雪山情愫，带着冰峰纯真，又有松竹梅兰相伴陪”。再看写路之难行：“雨骤风狂泥沙混杂，山回路转蹉跎倾轧，并非太虚瑶池福地，也无梦幻桃源胜境……”再看作者对行路难的顿悟：“清泉小溪汇入河，浑浑沌沌；大江浊流奔入海，清清纯纯。到得海阔天空处，嚣尘只是几声泣诉，管它七嘴八舌，只是载歌载舞，一路前行！”写的是行路难，表现的是人生之路的艰辛和不管七嘴八舌，“载歌载舞一路前行”的乐观精神。作者写的散文诗《潮》、《台风》等，都是这样的内涵丰厚之作。看得出，作者所要

表现的情感丰富深沉，在诗词的句式、格律里容纳不下了，就根据表现内容的需要，自由地展开。但是，作者又决不写成散文，而是认认真真地写散文诗。你看“雨骤风狂泥沙混杂，山回路转蹉跎倾轧”是注意对仗的，“清泉小溪汇入河，浑浑沌沌；大江浊流奔入海，清清纯纯”，不仅注意对仗，而且有韵。品读起来，虽无固定的句式格律、韵脚，却有景、有情、有意境，有节奏、有神韵、有诗意，是耐读的好诗。

读孙浅的诗词，引发了我对古典诗词创作的一些思考。

有人认为，中国的古典诗词句式、格律死板，不宜于表现当今人们丰富的思想情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看来，这是片面的认识。这几年出现了许多表现时代内容很有深度的诗词，事实否定了这种片面看法。试想，当今什么样的文字样式，能用四十八个字表现一场铁路抢险的浩荡进军场面？看来，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凝重的思想情感，直到如今，还是古典诗词，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

有人则认为，要写古典诗词，就要从句式格律，到对仗韵律、平仄声，都要工整严谨。这要求过于严格刻板了。其实，写诗为的是表达情感，情之溢出，在诗词的格式内能表达，就顺应格律写。表达不能尽兴，就该冲破格律的束缚，走进自由的天地。孙浅不是专业诗人，是一位铁路建设者、铁道工程领导人，他有深厚的诗、词、曲功底，所以，工作之余，就用诗、词、曲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当

写格律诗和词曲表达不出他的心志时，他就无拘无束地冲破格律限制，一曲孙浅自称为“风”的悼周总理歌，洋洋洒洒写了一百二十行，才尽兴罢笔。他写作时，一心为表意言志，所以，一切诗、词、曲的形式都拿来为我所用，不够用了，就自我创造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心志的新形式。可以说，无功利的自由创作，使他获得了广取各种诗、词、曲表现形式为我所用的最大自由。他写诗的时候，大概不是为了发表的，现在要编集子了，不得不归类，他归结成了“诗、词、曲、风、散”五大类，其实，“诗、词、曲”是民族传统形式，“风”和“散”则是他的自由发挥了。

我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对古典诗词发展的渴望是：要给诗人以自由！

能写出严格按照诗、词、曲格律表达思想情感的作品，应该给作者伸大拇指；能写出大致按照诗、词、曲格律，表达思想情感的作品，比如，对仗宽泛些，平仄、韵脚粗略些，只要叙事写意流畅，抒情言志深刻，也应该给作者伸大拇指；同时，突破诗、词、曲格律，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一方面，广泛吸收诗、词、曲注意对仗、重视节奏、注重音韵等表现形式，一方面，又敢大胆创新诗词样式的作品，更应该给作者伸大拇指。像现在出现的许多内容深刻、曲调优美，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戏曲曲牌调式，按曲调再填新歌词，很可能形成能吟唱、受人喜爱的新词曲。我觉得，这样的创新，有望在许多诗人的不断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新的诗、词、曲样式，推动民族诗、词、

曲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的不断突破、不断发展，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

古代的诗，就是民间的歌词。诗经是民间、宫廷的歌词，乐府，顾名思义就是歌词。后来，文人在歌词格律音韵的基础上，写出吟读的诗。屈原的离骚体诗、曹魏时代的五言七言诗，都是这样发展来的。诗独立出来以后，格律越来越严谨，到唐代，发展到顶峰，逐渐束缚诗人言情表意了，特别是高雅的诗体，不宜于表达民间丰富细致的情感；严格的格律，也不易为民间文人所掌握，于是，晚唐时代在民间曲子的基础上，出现了内容比较通俗，格律不像诗那么严谨的词，到宋代，文人们运用词的便于叙情的优势，把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超境界，逐渐地，词也程式化，曲牌化了。到宋末元初，民间说书、鼓词、戏曲兴起，艺人需要用唱词叙事传情，而且，是说唱给市民百姓听的，需要更加通俗，旧的词，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经过一代代文人的创新，发展成表现力更强、更具雅俗共赏特质的元曲，在关汉卿等大戏曲家的开拓发展下，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大发展。同时，曲，也逐渐演化成文人喜爱的新诗歌形式，流传下来。从历史上诗、词、曲发展的大略脉络，就可以看出，诗歌，无时无刻不在发展着，当诗歌的内容发展，需要新的形式去适应它的时候，它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去寻找新的形式，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新的诗歌样式。诗歌的这种发展追求，是诗歌内容永远在

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这个内在规律决定的。如蚕之破茧，是蚕蜕变成蛾之必然。

现在，是诗歌发展百花齐放的新时代。新的时代，新的诗歌内容，都在呼唤古典诗词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发展，我们应该适应诗歌的发展规律，欢呼崭新的诗、词、曲和各种新诗歌形式的出现，作茧自缚，是缚不住的，新蛾一定会破茧而出！

孙浅既写诗词，又新创“风”、“散”，颇能给我们一些发展古典诗词的启示。祝孙浅有更好、更新、更美的诗、词、曲问世！

陈昌本

1999年5月

序

通读了孙浅先生的诗稿，引起了我对诗的一些联想。

诗是一种文学艺术。中华诗词以其丰富的内涵、浓郁的情感、俊逸的神韵、精美的语言、铿锵的格律而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一朵奇葩。一些名篇佳句脍炙人口，历千年而不衰，表现出中华诗词强大的生命力。

有人说只有专门搞文学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和创作中华诗词，别的人难以问津，尤其是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隔行如隔山，更难以窥其堂奥。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意思是人们的思想感情通过有韵律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为诗。由此可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作诗也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学艺术在人们的心灵中是可以相通的。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有着很高的诗词修养，如钱昌煦、苏步青、顾毓琇等，这已为大家所熟知。

孙浅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曾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但他对中华诗词情有独钟，资质聪慧而好学不倦。自改革开放以来，他目睹国运欣欣向荣，民生蒸蒸日上的大好景象，情怀满腹，发而为诗。他的诗内涵丰富，体裁多样，情真意切，词丽音谐，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其中有些不失为佳作。

如：《五绝·游姜女庙》

海韵清风远，山声白浪迟。

而今名胜处，往日断肠时。

及：《五绝·题昭君墓》

落雁阴山下，留声敕勒川。

千年功过远，一笑是非前。

这两首诗游览名胜进而怀古，由今入古，由景入情，古今通感，情景交融，使人深受感染。

又如《长悼歌·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中有：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更陆沉。

又有：

风刀霜剑摧玉柱，形销神毁罹病殃。

强压疼痛说四化，亲抚蓝图论自强。

这些深刻地描绘出周总理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形象，感人至深。

又如：《七律·训天》中有：

借得东洋三寸水，乌云卷去降关西。

蛟龙胆敢刁拦我，剥取鳞皮做令旗。

诗中表现了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

再如：《生查子·梦回东方之珠》

春晖雪洗尘，酒晕风华脸。

绰约见门头，脉脉含情眼。

轻馨素手温，细语莺声软。

款步紫荆归，问讯伊寒暖。

此词以委婉的感情、细腻的手法充分表达了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

作为一个涉猎诗坛不久的业余作者，孙浅先生的诗词作品能达到现有的水平，实属难能可贵。这固然与他的文学天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热爱中华诗词，经常学习和写作，锲而不舍的结果。但愿他继续学习和创作，使自己的诗词作品水平更上一层楼。

欧阳鹤

1999年1月